

第 一 章

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创立于 19 世纪 60 年代 在 20 世纪，得到了多层面的发展。19 世纪 60 年代 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创立他们的东方社会理论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扩张中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 社会主义运动也才刚刚向东方社会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马克思、恩格斯只能从宏观上探讨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与之不同 到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扩张中所引起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得到了充分的暴露，社会主义运动不仅在东方社会发展起来，而且开始成为东方社会选择现代化的一条道路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列宁置身于东方社会的现实 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了深入的考察 论证了俄国现代化的基础、主体和实现方式，对于东方社会现代化具有普遍意义。由于上述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在研究视野和研究问题上都明显不同 并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这使我们不得不分开论述他们的理论，以便更清楚地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之间的联系。^①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东方社会理论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分析，请参见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一书的第二章第三节之三和第三章第三节之三。在这里，我们着重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关东方社会现代化的主要思想。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

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从早年到晚年的哲学思想作一比较研究 我们就会看到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研究是由资本主义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两个部分构成的 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60 年代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立足于西方文化系统内部 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趋势 作了经济、政治和哲学多层面的研究 完成了《资本论》 形成了他们的资本主义理论 从 60 年代开始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以东方社会现代化为题 从东西方文化系统的相互作用中, 考察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展及其所带来的人类历史的变化, 留下了《民族学笔记》及大量研究文献, 构成了他们的东方社会理论。那么, 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与他们的资本主义理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提出了世界历史研究的哪些基本理论和方法? 这些就是本节所要论述的问题。

一 东方社会理论的性质

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 我国学者曾经下过两种不同的定义。一种定义是 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探讨的是东方古代公社制度的问题 另一种定义是 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探讨的是东方社会的发展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这两种定义看似不同, 其实在理论观点上都是一致的, 即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是对他们 60 年代以前创立的唯物史观中的一些遗留问题的解决。前一种定义强调

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是对他们早年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重新思考；后一种定义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看做是唯物史观在东方社会的运用。我们认为，以上两种定义及其所持的理论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东方社会的本意，没有立足于世界历史的新发展去揭示这一理论的本质及其意义。

历史地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转向研究东方社会，是东方社会在现代化运动中获得了自己的历史地位的结果。19 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扩张已经摧毁了东方传统的社会结构，从而把整个世界都卷入了现代化运动之中。这时，现代化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本质，也是东方社会的主流。但是，当西方的现代化运动猛烈地冲击东方传统社会形态时，西方现代化的内在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危机四伏，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极大地动摇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面对这一历史状况，东方社会一开始接受西方现代化，也就同时开始抵制西方现代化的消极后果，希望能够创造一种新的现代化理念和文明形式来对抗西方的现代化理念，瓦解西方的现代性，以便既跟上西方现代化的步伐，又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种种灾难。这就引起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其结果，西方越是向东方输出现代化，它对东方的控制力就越弱，西方社会从现代化的扩张中获得的只是以积极、肯定的方式证明自己不过是全球现代化中的一个部分，而东方社会则以消极、否定的方式成为全球现代化的另一部分。按照辩证法的本性，事物消极的、否定的一方绝不是事物灭亡的象征和趋势，恰恰相反，它一旦获得了历史必然性，就会决定事物的转化和新的发展方向。东方社会正是以这一姿态进入现代化运动，展示出自身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人

类历史的变迁和东方社会的崛起，破除了“欧洲中心论”的神话，向历史哲学提出了新的课题：现代化运动在不同传统的社会形态中是如何发生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现代化运动的规律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为了解决这一时代课题而研究东方社会的。

理论地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东方社会现代化时 主要运用当时的民族学研究成果，这一点本身就是值得重视的。19 世纪后半叶，民族学的兴起，对哲学的文化学转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研究对象上，民族学对文化传统的研究为维科以来的文化哲学提供了文化史的基础，建立了文化哲学的人类学视野。在理性工具上，民族学以对文化的感性思维的研究对抗支持近代哲学的科学理性思维，以非逻辑思维对抗逻辑思维，揭示了人的感性认识形式和意义创造方式，建立了意义分析方法、文化发生方法等，为哲学提供了新的思维工具。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除了以上两层意义外，民族学的成果还是他们研究现代化的世界性拓展的直接思想资料。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把这三个方面的意义融贯在他们的东方社会理论之中，创造了自己的现代化理论。

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绝不是对他们先前创立的唯物史观中的一些遗留问题的解决，而是研究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并进而反思世界现代化运动的理论。

二 东方社会理论与资本主义理论的关系

作为反思世界现代化运动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与他们的资本主义理论之间既相联系，又有区别。

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与他们的资本主义理论的联系分别体现在理论和逻辑两个方面。从理论上讲，马克思、恩格斯

的东方社会理论是以他们的资本主义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从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入手，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必然性，并进而强调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一个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经济规律为主导的社会，即现代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特征，现代社会的结构和活动方式必然由西欧扩展到西欧以外的各个国家和民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般结构，决定着当代社会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正是以这一理论为起点，探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问题。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探讨东方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东方社会发展的问題。从逻辑上看，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与他们的资本主义理论有着相同的思维路向。概括地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理论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其一，批判性和否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但他们从来不把资本主义作为终极的社会形态，而是力图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在这里，批判性和否定性不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而且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其二，整体性。列宁在批判米海洛夫斯基片面地理解马克思的学说，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仅仅归结为经济理论时，分析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概念，强调马克思讲的社会形态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体。马克思正是通过对社会整体的分析，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列宁指出：“《资本论》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部书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

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①其三，历史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经把他的历史观概括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在这段话中，马克思一方面把人的活动作为人类历史的起点，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的活动能够积淀为历史，成为制约人的活动的文化传统。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就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内涵。马克思把这一观点运用于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从而形成了他的异化劳动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理论的这三个特征，构成了他们创造东方社会理论的逻辑起点，使他们的现代化理论与其他哲学思潮的现代化理论区别开来：批判性和否定性使马克思、恩格斯能够从否定资本主义的角度提出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问题，从而形成文化哲学的思维路向。整体性是马克思、恩格斯把东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建立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互作用理论的思维基础。历史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马克思、恩格斯植根于民族文化考察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根据。这种逻辑上的联系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理论是他们的东方社会理论形成的一个逻辑环节。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绝不是他们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复制品，而是他们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我们知道，资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本主义是从西欧的商业和贸易的传统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体现了西方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东方是以农耕为主的民族，不具有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土壤。由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这一差异，资本主义从西方向东方的扩展，就不单单是一个生产方式的输入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输入的过程，后者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因为东方社会只有融入了西方的商业和贸易文化，才能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那么，东方文化能否接受西方文化？东方社会需要以什么方式才能融合西方文化呢？人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然超越理性思维的限度，深入到文化层面。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正是如此。在资本主义理论中，马克思、恩格斯把西欧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考察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问题，所以以生产方式为尺度，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在东方社会理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则把东方文化作为一个不完整的系统，通过比较东西方文化，考察资本主义的外在发展问题。所以以文化更新为尺度，探讨资本主义的世界拓展。在这里，生产方式与文化更新是两个极不相同的概念：生产方式是就一个文化系统而言的，表现的是该文化发展的理性尺度；而文化更新是就不同的文化系统而言的，表现的是不同文化系统转换的价值尺度。因此，从以生产方式为历史进步尺度到以文化更新为历史进步尺度，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研究由理性层面深化到文化层面。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理论中所具有的重要特征——批判性和否定性、整体性、历史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也由此而超出了理性的限制，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批判性和否定性不再只是异化劳动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否定，还包括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否定。整体性的内容，由一个文化系统扩展到多个文化系统，由一种社会形态内部各要素的总和转换为不同社会形态的相互作用；

历史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也由生产和生活的创造变成了文化创造。从理性研究到文化研究 不仅是研究问题的变换 也是思维方式的更新。

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理论与东方社会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差别表明 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问题的新思考，同时又在理论上和思维方式上融入了资本主义理论的内容。正是这种联系和差别，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现代化的独特思路 从而使他们在看待东方社会现代化的一系列问题上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学者和民粹派的学说。

三 反思现代化的基本思路

什么是现代化？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大都把现代化理解为工业化 以工业化的特征为现代化的特征 以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转变来说明现代化运动。与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把现代化理解为资本主义化的过程 以资本主义的性格和历史进程来揭示现代化的结构和特征，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说明现代化运动 从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谈论现代化的独特话语系统。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性格与现代化运动是同一的。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的性格概括为三个特点 第一 对生产不断进步的需求。“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第二 对世界市场的需求。“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第三，对单一资本主义世界的的需求。

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这种性格创造的历史运动就是现代化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发起的历史运动，现代化的性格就是资本主义的性格，现代化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现代化的矛盾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矛盾。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资本主义绝对化。他们在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时，恰恰是从否定的方面看待资本主义及其所创造的现代化运动。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性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容纳的；它在创造现代工业文明时，也创造了批判现代工业文明的力量，即无产阶级。因此，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化运动的结果必然否定资本主义自身，代之以新的文明形式。这种新的文明形式就是由无产阶级创造的共产主义社会。现代化运动就是一个由资本主义而共产主义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性格与现代化的同一性的考察，形成了他们思考现代化问题的第一条思路，即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②来说明现代化运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支配现代化运动的铁的必然性，决定着现代化运动的性质和历史趋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缩

① 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6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 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短本国、本民族的资本主义过程 减轻资本主义带来的痛苦 但它绝不能跨过或用法令来取消这一过程。^① 可见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实际上就是现代化运动的一般规律。

我们知道 到 19 世纪 60 年代为止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规律的考察都是以西欧为蓝本的。但是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反对把资本主义规律看做是西欧的专利品，反对把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上升为世界历史的普遍形态。他们认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资本主义规律的一种具体的、特殊的形态 是西欧传统的表达 它不可能取代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 更不可能消灭其他地区民族传统的独特性。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只能是该地区的具体条件、民族传统演变的产物。因此 要揭示现代化规律 仅仅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够的，必须同时研究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形态 比较世界不同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异同 从中发现共同性的东西。这就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现代化问题的第二条思路，即把不同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看做是各自独立的系统 通过比较它们的异同 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发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这条思路在他们对东方社会现代化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给 祖国纪事 杂志编辑部的信》中 马克思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把他研究俄国问题的思路歪曲为以西欧资本主义理论看待俄国的发展 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 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 以便最后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 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01 页。

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 会给我过多的荣誉 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强调 他研究俄国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 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 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但是 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 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 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①这段论述其实是马克思对他的历史哲学观的总体表述，但其中的思想又的确是在研究东方社会现代化问题中完整地表达出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考察现代化的上述两条思路，在时间序列上，表现为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哲学发展的前后两个阶段，在逻辑上，则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现代化的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社会结构层面的内容。这是属于现代化的社会形态演变方面的问题，着重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既包括资本主义产生和灭亡的历史进程 也包括资本主义自身所经历的阶段性变化 总之 是要揭示现代化的纵向发展规律 这是第一条思路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文化传统层面的内容。这是属于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问题，着重考察在现代化进程中 各民族传统文化更新、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和相互作用，以揭示现代化的共时性发展规律，这是第二条思路所要解决的问题。这两个层面的内容一起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现代化的总体思路，当然也是他们思考东方社会现代化的基本

以上见马克思《给 祖国纪事 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41—342、342页。

思路。

四 东方社会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东方社会现代化的最根本问题就是社会形态的更替问题。在现代化运动中，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一样，都要经历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转变，但是在实现这一转变的方式和内容上，东方社会又与西方社会全然不同：西方社会的转变是从它自身传统的生产方式中生长出来的，而东方社会的转变是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实现的。因此，西方社会形态的更替以生产方式为中介，表现为一个理性的过程；而东方社会形态的更替则以文化传统为中介，表现为一个文化的选择和更新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紧紧扣住东方社会形态更替的这一特点，探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问题。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东方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从文化发展方面，考察西欧资本主义传入东方，究竟会给东方文化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积极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二是从文化选择方面，思考东方社会应该以什么方式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在文化发展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印度、阿尔及利亚等亚非国家和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分析了西欧资本主义传入东方的两种方式：一种是西欧殖民主义者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方式改造东方传统的公社制度。这是印度、阿尔及利亚等亚非国家社会形态更替的模式；二是东方社会在现代化的压力下，主动地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俄国的社会形态更替模式。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这两种方式所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西欧殖民主义者的行为给东方社会发展带来的是负面效果。

马克思在《马·柯瓦列夫斯基 公社土地占有制 一书摘要》中特别注意到，英国殖民主义者在按照他们的方式改造印度的公社土地占有制 使其私有化时 并没有使印度的农业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而是导致了奢侈之风 由此而形成了高利贷的发展。^① 我们知道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 生产总是进步的基础 消费只有与生产相适应 才能对社会的发展起积极作用。反之 如果社会的消费超过了生产允许的限度 或者只消费不生产 那么 这个社会就处于萎缩状态。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印度所做的，就属于后一种情形。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行为破坏了印度原有的生产方式，却没有在印度建立有效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代之以资本主义奢侈之风，可见，社会形态的更替并没有给印度带来活力和进步。这种社会形态的更替 严格说来 是一种社会倒退。与印度不同 俄国 1861 年的改革却使俄国农业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演化出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 因此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开始就具有生产性特点，给俄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里 社会形态更替带给俄国的是社会进步、文化更新。印度与俄国的差别表明 西欧资本主义传入东方 无论如何都会使东方社会走上私有化道路 或迟或早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这是受世界历史必然性所支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东方社会就因此而进步，东方社会只有接受西方资本主义中的积极因素，建立起有效的生产方式 才能进步 反之 如果接受西方资本主义中的消极因素 首先发展起奢侈之风，就只能退步。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东方所导致的这两种后果 要求东方社会在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时 必须进

参见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 公社土地占有制 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300 页。

行文化选择。于是 文化选择就成为东方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在文化选择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仅仅在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社会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中两者择一，而是从解决资本主义矛盾入手，探讨东方社会应该以什么方式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 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在这个问题上 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观点是，东方社会应该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这一基本观点突出地表现在对俄国问题的思考中。

早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当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还不充分的时候 马克思、恩格斯就曾经设想俄国可以借助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 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所提出的：“《共产党宣言》的任务 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 我们看见 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 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 俄国公社 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惟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当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已经成为了历史事实的时候，恩格斯仍然希望俄国能够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缩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在《论俄国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82 年俄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51 页。

问题 跋》中 恩格斯指出：“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 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 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态一样，是完全适用的。然而 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 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 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 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则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 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 因为这个国

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①在这段话中，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强调资本主义是俄国历史的一个不可跨越的阶段，同时又希望俄国以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为背景，把资本主义对农民村社的改造与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改造结合起来，加速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达到与西方现代化同步。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既看做是两种社会形态，也看做是两种不同的现代化。作为两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表现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作为两种不同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可供东方民族选择的发展方式。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后一层意义上理解社会主义，必然突出文化选择的意义。据此，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以无产阶级革命解决资本主义问题，以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选择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从文化发展和文化选择方面探讨和解决社会形态的更替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和解决东方社会现代化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二节 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

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是围绕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如何可能这一中心论题展开的。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既反对民粹派以俄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02—503页。

国现代化的特殊性反对历史的一般规律，又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以历史的一般规律反对俄国现代化的特殊规律。两者相比，列宁对民粹派的批判更为重要。因为民粹派以俄国现代化的特殊性为由混淆了农民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企图使俄国的发展背离世界文明大道。列宁认为，民粹派的错误恰恰在于以主观社会学来看待俄国的现实，把俄国现代化由一个客观规律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就是说把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为了批判民粹派的错误，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俄国的现实，把俄国的现代化问题纳入到世界发展的过程，提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加以探讨，批判了民粹派所主张的农民社会主义，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和俄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从而说明了俄国现代化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性。列宁的这些探讨不仅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而且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实质。因此，在本节中，我们就以列宁对民粹派的批判为例来论述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

一 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观

在列宁看来，民粹主义是一种整体的文化现象。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现象，民粹主义是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和民粹主义关于俄国现代化的一系列观点、方法的总和。其中，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就是民粹主义的世界观，亦是民粹主义文化现象的内核。民粹主义关于俄国现代化的一系列观点和方法是民粹主义世界观的具体展现。列宁对民粹派的全部批判就是紧紧地抓住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问题，力图从社会主义观的高度揭示民粹主义的实质，剖析民粹主义关于俄国现代化的一系列观点和方法。这样一